

十三

龍丹倒了少許。給安太太開了。倒也打了兩個噴嚏。安太太道。我的口乾頭暈。周身疼痛。起不來的光景。因是昨夜起來受了寒涼。等醫生來看。再說。要知安太太病體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救姑疾何玉鳳割股

聞提報安龍媒赴營

上回書說到安太太受了寒。染病在床。安老爺命人請醫。登時驚動何張兩個媳婦。連忙走到上房床前。視問了病原。知是夜間起來受寒。已開過臥龍丹。打嚏不甚爽快。所以仍然鼻塞頭暈。大家無計可施。惟有靜候先生到來。看是何症。該服甚麼。於是眾人都在上房等候。安老爺吩咐。大家去吃飯。輪流服伺。又命兩個媳婦。分班回房去用飯。煎着孩子。何張二人答應。果然一人先回房中。交代下人看好孩子。吃了半碗飯。仍到上房。換替回去。眾人專候先生。一直到三點鐘才到。報了進去。安老爺忙出來迎接。先生到後。先用了茶。然後安老爺陪走進上房。那時何張二人。避入套房。放下帳子。安老爺拿几書本座位。請先生看脈。那先生到了床邊坐下。安太太從帳中伸出手來。放在書本上面。那先生用三個手指頭。按着脈細診了一會。換手再診。又細細切脈。看完了。脈才問病。是幾時起的。曾服過藥否。安老爺答道。病係昨夜才得。大約是受了外感而起。覺得周身骨痛頭暈。微夜鼻塞。口乾。胸腹煩悶。舌發白。而賦。渾身發熱。並未服藥。但聞過臥龍丹。也打了噴嚏。仍然鼻塞。先生知道。且去外面去斟酌開方。安老爺遂陪了出去。直到書房。書案上有人預備下紙筆。墨已研好。等候開方。那先生到了書房。先向安老爺道。這老太太的病。症來得不輕。據晚生看脈而斷。是由心中憂鬱所致。忽受外感。近於夾氣傷寒之症。脈象左遲滑。右弦伏。病在肝肺兩經。脾土素弱。氣分不足。不能過於發表。目下病在太陽。若服下疏散之劑。見了汗。不內傳。經三五日即愈。所怕疏散之劑。服下無汗。必然傳經。由太陽入少陽。陽明漸入太陰。那就棘手了。晚生擬一方。請大老爺斟酌服之。或再請高名診治。說罷。忙到書案前坐下。鋪紙提筆。先寫脈案。隨即開了一個藥方。無非疏散之藥。如桑葉薄荷。蘇梗。荆芥之類。藥味不多。分兩亦不重。開好遞與安老爺說道。斟酌服之。說罷告辭。安老爺接了方子。讓他喝茶。他嘗喝了一口。就起身往外而走。安老爺只得送他出門前。這先生姓施。號璞齋。是安定一向熟識之人。此人醫道。倒是一個妥當的。且說內裡張何二人。等先生出去。忙叫人來書房外聽話。先生所說病症。一切原由。聽個清楚。連忙告訴兩位大奶奶。聽說婆婆這病。是傷寒。恐怕傳經。早已

嚇得心驚胆戰。那時候張親家太太也進來了。問起先生。可曾看過。說些什麼話。張姑娘向着他搖手。走至跟前。在他耳邊說道。先生說這病不輕。是夾氣傷寒。只怕一時難好。你老人家不要望着病人說。就說先生說這病不要緊。服下藥去。就好的。張太太道。我曉得。正說話間。安老爺拿藥方已進來了。對着何張二人道。你二人看着這藥方。服案據說服藥下去。見了汗。就輕。如無汗。就是傷寒症。且去取藥煎服。再說。我雖不通醫學。藥味也還知道。看他用的這藥。倒都要當。可以放心吃的。何張二人聞言。接過方子看了一遍。忙差人即速去取。約越越快越好。家人領命。拿藥方。往近處鎮市藥舖中買藥。還一直等到上燈時候。方將約取回。兩位大奶奶煎約。把藥裝在罐中。加以涼水。慢慢煎起來。煎好。倒出來。僅有半茶杯。張姑娘忙走至床前。聽了婆婆醒着。輕聲叫應道。婆婆約已煎好。此時就請婆婆服下。何如。安太太道。好。快拿來。我吃。好。蓋上被褥。發點汗。張姑娘聞言。忙走至堂屋傳話。與何姑娘。然後倒出約。一人端漱口水。伺候婆婆服約。到了床前。先將帳子掛起。一頭扶了安太太起來。當有僕婦執燭。何小姐將那一杯約。端了上。前湊了太太嘴邊。恰好不冷不熱。正好下咽。於是安太太把那大半杯藥。都服下去。夏停半晌。隨即睡下。何張二人。忙替婆婆蓋好了被。將四周圍都遮好。不令透風。隨後放下帳子。二人仍在旁靜坐。伺候安太太服約後。覺得渾身發熱。起來。有此發熱。因要發汗。止得忍受。偏又睡不着。隨即叫了一聲。有人麼。何張二人連忙答應。說婆婆媳婦都在此。婆婆要什麼。太太道。我不要什麼。此時有什麼時候了。何小姐道。將近二更天了。婆婆服了約後。覺得怎樣。安太太道。我周身發熱。熱的慌。大緊是要發汗。張姑娘道。婆婆耐心。不要動轉。等汗出透。病就好了。千萬不要揭被。如透了風。可不是頑的。安太太道。我怎肯打被。再叫他受寒。等汗出透。大約也就不熱了。你們睡去罷。何張二人道。時候還早。媳婦不困倦。在此多坐一會。我兩個要。俵輪流換班去睡。婆婆不用管。安穩着。自然能安太太聽他兩個如此說法。也只好由他們坐守。不多時。安太太居然睡着。微微出了些汗。何張二人。果然換班去守。一夜不曾離開。安老爺是知道太太病了。媳婦必來伺候。在內有許多不便。所以早就搬在內書房安睡。命家人伺候。次早天明。安老爺先起來。走到上房。呼喚老僕婢女們。問問太太昨夜服藥。曾出汗否。老爺問話時。早驚動了兩位大奶奶。忙走出內房。上前叫應公公。說婆婆服藥後。起初說覺得發熱。隨後竟安睡一夜。至今未醒。媳婦們聽聽。覺有聲。不敢驚動。光景見好。等醒後一問。就知病勢

輕重增減了。安老爺點點頭，依舊到書房中去盥洗。內裡兩位大奶奶，也就洗臉隨便籠了頭，直到已初時候。安太太才醒，兩個媳婦忙上前掛起帳子，問婆婆病勢如何。太太道：「汗是微微出過，仍然頭暈抬不起來。今日再請先生看看，何張二人細細看了婆婆面容，頓覺消瘦，一臉病容，掠了頭上仍是熱的。二人心中一驚，忙問道：婆婆口中發乾，還是發苦？」安太太道：「我口乾舌燥，想吃的水果才好。」何張二人道：「生冷非病人所宜，還是喝點茶好。」於是倒上茶去。安太太喝了一口，就不喝了。一會功夫，張太太也來了，問了病勢，未輕。張太太也變形容，忙走出去，回到自己家中。何家堂上焚香許願，禱告。這裡安老爺忙傳話，命人去請先生。等至下午，先生才來進內看脈，說道：「這病不輕，發表藥服後，仍然傳經傳入陽明，一時難好。只有固住本元，等經絡由入轉出，才能收功。至少也要三、七、二十一，方保無事。若性急另請高明，安老爺聽他這一番話，毫無主見。先生隨即開了一方，用的是柴胡、紫蘇、防風等藥，說道：「千萬生冷葷腥，防出疹子。這一來，更把安家人都驚壞了。上至安老爺，下至婢僕，人人胆戰心驚。先生去後，忙即去取藥，約到即煎好，後請病人服之，亦不見好。次日又請來者，仍舊那幾句話，將原方稍改兩味藥，服下無效。一算已經六七日，惟有那何玉鳳是性急之人，那裡經得起這樣纏綿的病症，早已急得心神煩躁。那張姑娘口雖不言，心中也卻大着急。二人無法可想，止有對天許願。佛堂內燒香拜求菩薩保佑，磕頭無數。頭安老爺雖然有鎮定功夫，而值此夫人臥病不能即愈，也覺得無了主意。眼者七日已過，安太太病勢轉加，城內親友都得信齊來看望。梅公子荐了一位南方先生，是個舉人，姓馮，年紀五十餘歲，請來診了脈，說道：「病係傷寒，已經傳到大陰，非急救還陽不可。開方用的是附子、肉桂、柴胡之類。安老爺又另請了兩位老年先生來看，大家斟酌，開了一個平淡無奇的方子，服下全不見效。那時何小姐心中一想，得了主意。當夜叫張姑娘在上房伺候，他便回到自己房中，沐浴更衣，然後到佛堂焚香祝告，願減己壽，以延婆婆。於是預備些快刀一把，刀傷約與布條帶子樣樣俱全，且等人靜三更。他又重焚香磕頭，四顧無人，忙將左腕退出，用口含住了，腕上股肉，用刀割下一塊肉來，孝心發現，並不疼痛。他把那股肉罐中，用刀傷約將傷口敷上，以布袱包之。外用帶子纏好，幸無人知覺。他忙把那股肉拿到上房，放在藥罐中，添水煎好，叫了張姑娘來問道：「婆婆此時醒着否？」張姑娘道：「醒着，你問此何故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我要去請婆婆吃藥，說罷忙將那股肉湯與藥湯兌均，倒了半碗，拿至床

前叫應婆婆道：約已煎好，請婆婆快些服下，管保就好。安太太聞言，答道：「很好，我就服他。」當有僕婦扶起太太，坐在床上。何小姐把那碗藥湊至嘴邊，太太果然慢慢服下，並不知有肉味。漱過了口，從新睡下，真是孝心感動神靈。暗中默佑，服下藥去，竟覺得胸中稍開，氣機不阻，登時睡着了。何張二人仍換班伺候。直到天明，安太太方醒。二人忙問太太病勢如何。安太太道：「自昨夜服下二煎藥後，頓覺心口不漲，頭暈也好。今日比昨日好得多了。腹中作嘔，似乎要大解。何張二人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忙叫使女端了淨桶來，攙扶了婆婆起來大解。解畢，打水來淨了手，又倒了茶來，先用開水漱了口。然後喝茶。安太太喝了茶後，說道：「我腹中覺得有些餓，要想吃些稀粥。」何張二人聽說，忙命人端整稀粥，與鹹菜。太太居然吃了半碗粥，不多時，安老爺進來，問起知道太太病有轉機，竟能吃粥，大料無妨。因此仍服原方。不另請先生矣。從此以後，安太太一天好一天。外服滋補之藥，不過半月之期，早已起床病愈。家人無不歡喜。那張姑娘早已還願，佛堂焚香叩謝。那張老夫妻二人擇了吉日，照所許還願。何小姐一點孝心，割股救姑，上天憐他心虔，所以安太太病如此好得快。安太太病好後，又想起愛子，因與老爺商議道：「玉格現在卸莊，我意思要何家媳婦去走一盪，到了卸莊，看看那幾個女子，用好言買伏。那女子說他們幫助玉哥，征服強寇，暗中保護，以防妖僧。有何家媳婦在內，兩下方便。」萬一兩軍陣前，須人助戰。何家媳婦可助一臂之力。早日成功，玉哥也好早歸來。我就放心安穩。我意如此，但不知何家媳婦肯去否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何家媳婦有什麼不肯去之理？此去不過耽擱三五月，賊匪一平，即可告假回京。孫兒呢？有張家媳婦照應他兩個小人，亦有伴。又都斷了奶，不愁離不開娘。家務有我二老相幫，也不必定要他在此。太太你問他肯去。」安太太聽老爺這一番話，即命使女請到兩位大奶奶來。安太太就把這話對二人說了一遍。何小姐本意要到卸莊，看看那幾個女子，藉此看看了九師傅，與諸大娘姨奶奶，又可以認那兩個小孩舊跡，可以重遊，還可以暗中出力，保護夫婿。一聞此言，欣然願意。遂答應道：「媳婦願去。」請公公擇日。派人伺候，以速為妙。遲恐王郎赴營，要見了面，問明一切情形。媳婦即有主意，暗中幫助。用兵之道，身臨其境，方有把握。那卸莊雖天目山不遠，媳婦自以改妝，暗去偷看，亦無不可。倘那歐家兩個女子，果然武藝超群，出眾，媳婦自會他做個帮手，非見面不知其人，可用不可用也。安老夫婦聞言，稱善。遂連忙寫下一信，專人飛遞卸莊，命安公務必在莊等候。何小姐到後面商一切事情。這才

可動身赴營。信內不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。這裡發信。何小姐忙將應用東西收拾。僅營自己孩子。已經段奶。交與張姑娘撫養。又有乳母。也無什麼不放心之處。好在孩子尚小。離開親娘。他也不知一切安排好了。擇日就要動身前往。再說安公。自從遣侯蒙袁唐諸人赴營後。屢次接信。云侯蒙已看妥方向。現在在山背紮營。即從營中挖起地道。據說百日之外。方能挖通。安公子心中甚喜。這裡正在商議。欲遣二歐同將許齊五人赴營。協力幫助。侯蒙早日成功。恰好省城衛中丞。專人送來回相書信。安公子一看。諭旨已蒙恩赦。二歐袁唐五人賞軍功頂戴。留營效力。假期允准三月。一俟病好。即行赴營。安公子接信後。又忙傳諸諸人。二歐當即向空謝恩。許齊三人亦同謝恩。那時內面褚大娘等。都與碧氏母女道喜稱賀。次日京中人回來。接到烏老師的信。與家信信中。不過叫安公子保重調養。並未提起安太太生病之事。蓋此信發後。安太太方才病重。所以不提也。安公子又寫信進京。指名要請何氏夫人。攜帶僕及前來助陣。此是舅母主意。一半是褚大娘再三相勸。安公子所以才寫此信。差人火速寄京。此信發後。忽接營中來信。是稟報捷音。所以路已挖通。快請來營調遣。破敵。安公子接了此信。也顧不得許多。連忙收拾行李。傳齊諸人一同赴營。褚一官趙陸馮四人。仍然同去。新添的是二歐許齊五人。共是九人。安公子辭別過母舅九公等。登時由鄧莊動身。在路趕緊。不分晝夜。走了三日。已到天目山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丈夫破敵滅山寇

俠女憐才認高徒

話說安公子接了侯蒙與田總兵捷報。說是山路已經挖通。專等欽差駕臨。好進兵攻山。掃滅山寇。顧朗山亦有信云。請駕速來。好立大功。安公子得了此信。登時收拾行李。帶了眾將動身。三日已到大營。田總兵與眾將在外迎接。到了營中。先見過顧朗山。次見侯蒙。隨有田總兵領田公子泰安公子看。那田公子相貌超群。是一個文武全才。不住誇獎。於是周郝等眾。都來相見。已畢。公子遂問山路已通有多少路程。那地道寬窄。能容二人並行否。通於何處。是否牛眼洞。侯蒙上前。量道。地道起初挖時甚難。及至挖至十里外。竟有空透之處。不用費力。數日之間。已通山內。更可喜者。連通兩處。皆在牛眼洞中。計算由營動身。到彼共有二十里遠。若兵丁進去。一個半時辰。可到那地方。可隱藏千餘人。從洞中到山前。關門不過四五里。止消開了關門。我等從山前上去。無人阻撓。兩路夾攻。立刻可以破山。但山上還有良

民一時動手。只怕玉石俱焚。勢難分別。請大人預先傳令。能分出賊匪與良民。不致妄殺。方為萬全之策。安公子道。且與顧師爺田總兵商議。再定行止。要有路可通。將兵引進。約會時刻。一齊動手。若能攻破山寨。擒住盜首。所從之人。自然分別。不要殺良民。自然救出。當向顧朗山問計。朗山道。先派下進山當頭陣之人。須要靈便。再派救應兵分三路。一路進山。一路接應。一路專等開關。從山前直入。再派人四下埋伏。以防逃走。餘匪好官甚多。問明誰人敢領一路差使。即派他前往。安公道。承教。於是吩咐聚集將官。欽差升帳。眾人參見已畢。兩旁站立聽令。欽差道。列位將官。此番破敵。係由地道進兵。分兩隊頭隊進山。先到洞中埋伏。二隊隨後即進。以作救應。須秘密不得聲張。隨帶火攻之具。與乾糧。約准時候。以夜為期。等前山攻山之時。洞中即舉火攻進。好叫賊人顧此失彼。湊手不及。不知那幾位願充前隊。諸聲方止。當有侯蒙袁唐將許齊上帳打恭道。小人等六人願做頭隊。欽差准行。隨後是郝周謝韓褚陸六人。願充二隊。欽差亦准。隨後是馮趙二歐與田公子願作攻前山。欽差應允。令下每隊挑選兵丁六百名。攻山一隊。須要虛張聲勢。呐喊舉火而已。不可身入其地。徒傷士卒。靜候山洞兵丁發作。理應外合。關口一開。即帶兵進山。不可放走賊人。若是山中良民。他必然迎接投順。不得妄殺。眾人答應。謹遵將令。那時顧朗山忙焚香占了一課。擇定於次日辰刻發兵。由地道入山者先行。午後再發後隊之兵。申初發攻山。虛張聲勢之兵。約定挨晚間初更時。一齊動手。內裡攻進山寨外面。攻山之前。大約三鼓可以裡外合兵。開關直進。分派已定。眾人回歸營房。飽餐戰飯。穿好衣甲。將應用之物。火攻之具。樣樣都檢點好了。一到天明。大家依令行事。先是侯蒙等一隊。從地道中暗進。此路兵丁挑的都是進去。過地道之人。魚貫而入。聲息不聞。走了一個多時辰。已到牛眼洞中。探頭觀望。望見山寨後面一帶房子。遠聞人聲。這種藏在洞中。養精蓄銳。以俟後隊到了。未末之時。那後隊又全數到了。於是各人吃乾糧。整頓兵器。專等打戰。那攻前山之兵。尚未發作。且說那山中盜首宋萬起。倚仗山中廣有根草。山路崎嶇。料官兵圍困日久。亦難攻山。等他日久兵餉。再發兵交戰。以逸待勞。必然有勝無敗。他手下止有九百餘名小卒。其餘有二千多男女。都是山中土民。並非強盜。那宋萬起與他兩個結義兄弟。賴大黃。三。人輪流守禦山口。自謂萬無一失。做夢也猜不着。安公子挖地道。直通牛眼洞。這一日。宋賊的生日。殺猪宰羊。大饗士卒。所有一二頭目。皆賜酒食。大家暢飲。喝得爛醉。真是天意。山中眾賊醉倒之時。恰好

正是大兵進山之夜。那挖地道之兵丁。在前引路頭一隊將官與兵丁。由地道而入。已至牛眼洞中。隱藏。隨後第一隊接應兵。從地道而入。亦到洞中。等至天晚。營中早已發兵攻山。只聽三聲炮响。眾兵奮勇直奔山前。施放火炮。喊殺之聲震驚四野。那時山上也有人把守山口。一半是醉漢。忽見有人攻山。湊手不及。有的推石子下打。有的往山寨通報。這個當兒。洞中壯士早已得信。大家出洞努力。往山寨進攻。數百人齊聲進喊。點起火把。燈球照耀數里。往內直入。並無人攔阻。直到大寨門首。賊人方知。但見火光一片。不知何處兵來。弄得賊人摸不着頭路。登時鼎沸起來。誰還禦敵。但知尋路逃生。那宋賊與賴寅三人。吃這一驚。登時酒醒。慌忙各執兵刃。要想迎敵。剛出寨門。恰好遇着頭隊將官。侯蒙。索唐。許將。齊六人。各施技藝。人多勢眾。不用戰多少回合。早已把那三人賊首擒來。接着二路接應兵將又到。一直攻入內寨。無一人迎敵。但聞哀求饒命之聲。那時眾兵分出一半。攻取內寨。一半往前山關口來觀看。但見關口僅有數十人把守。一見大兵到來。早已嚇得四散逃走。眾人忙將關口守禦之具。如滾木。礮石等物。全行折開。大開關門。招呼山下人馬由關而入。於是所有營中大兵。齊入山也。欽差在末後入山。天已大亮。那時賊首已擒其餘賊匪。見官兵勢大無處可逃。只好跪下投降。諸將准降。點名計數。另派人統領。候欽差安插。那山中良民。一齊攜老扶幼。道旁跪下。哭訴根由。陳明山中土著百姓。不幸山為賊占。被逼陷在賊中。非甘心從賊。乞恩免死。當有人稟告欽差。欽差下令。命百姓不用害怕。本部堂派人查明山中戶口。決不加罪。爾等各歸家去。聽候查驗。登記人口。可也。眾百姓聞言。分散。欽差遂直到山寨坐下。不一刻。顧朗山亦到。欽差讓坐。商議先審問賊首。問明共有匪徒多少。論其罪名輕重。再分為首為從。奏請辦理。於是吩咐帶上三個賊首來。當有郝周楮陸表候田唐等時。一齊上前。兩旁站立。兵丁押了宋萬超。賴大黃。三三人。來至欽差公案前。一聲吆喝。跪那三個賊人。昂然不採。冷笑了幾聲。安公子拍案大怒。道：「你這三個強徒。聚眾山林。搶劫過客。殺人無算。罪犯彌天。今日被擒。乃是你惡貫滿盈。該受王法。怎敢抗拒不跪。想是你未經受過刑罰。先叫你嘗敲扑滋味。遂吩咐兵丁。將他三人按倒在地。重責一百大板。再問口供。兵丁答應上來。數人把三賊拖翻在地。兩人按住頭脚。一人行杖。打那三賊兩腿。才打了十幾板。那賊就受不起。連聲不絕。說道：「小人知罪。求大人開恩。暫免敲扑。容小人自始至終。招出口供。聽憑治罪。安公子聽他說願招。吩咐免刑。教他從實供招。那宋萬超。趙保道。

小人與賴黃三人。本是販賣私鹽出身。後因犯案逃在天目山中。遇見山中舊日朋友。商量做路劫賣。日久結義人多。遂霸占了天目山。任意搶劫。手下共有八百餘名。嚶嚶槍掠銀錢米糧。都存山中寨內。那些百姓服我所管。按人上稅。一有不遵。登時斬首。他們怕死。聽我號令。今日被擒。但求速死。別無他說。我三人既無家眷。不過在山中快活三年。今日覆沒。寔因失於防備。所謂天亡我也。安公子聽他口供。真是甘心為盜。全無改過之念。與二歐相去懸絕。斷不可救。立刻吩咐。打入囚車。派人看守。隨後解上省城監禁。候旨施行。隨即又帶過幾名從賊。審問。然後才分出賊中有兩等。一等是宋賊舊日黨與。二等是聞名投入賊中為伙者。其餘都是招募之流。宋賊都有花名冊籍可憑。於是查點被殺受傷之外。僅有三百餘名從賊。二百餘名是入山不久。情有可原。安公子與顧朗山帶領眾將。一直入寨內。細細盤查。收出金銀米糧。分三股。一股賞賜將官。與三軍。一股周濟山中受害良民。一股作遣散從賊。回鄉路費。米糧與他物。亦照此均分。大約賊中應問罪充軍者百餘人。應監禁問罪者數十人。可以遣散者二百人。有願投入營中當兵者百餘人。山中良民男女老幼。不過千數百人。安顧二人。傳到良民中老者。吩咐他們安分守己。毋効賊人所為。若有兵器。聚行繳出。以後此地。設一巡檢。一把總。兵丁二百名。在此鎮守。安公子在山中料理了幾日。方將諸事辦妥。乃命由家父子。押解盜首。與從賊先走。帶領五百兵卒保護。又有袁唐二歐。侯許等諸人同行。欽差與朗山褚周等隨後動身。亦帶領兵卒五百名。還有未遣散之賊。應與從之賊數百名在內。至於天目山下營盤。派了副將官帶兵丁。移在山上。聽候調遣。此次平服天目山。計算九月之期。方才了事。從此只有白象嶺一處賊。大約不難平服。侯到了省城。與中丞面議。如何出奏保舉。然後發兵往征白象嶺之賊。此是安公子意中事。果能如願否。那田總兵父子與眾將。押解三個賊首。與從賊。安欽差一日動身。在路行程。走了數日。省城不遠。那時省城得信。知道天目山已破。安欽差已赴營辦事。聞聽賊首已獲。大約不日即來省城中。丞遣人沿途打探。那日見了田總兵人馬。那探子忙回省報信。次日田總兵到了省城。先將人犯送進監中。隨即上院見了中丞。細訴攻山情形。中丞大喜。深服顧朗山調度。稱贊田總兵能收服二歐。將佐得其死力。如侯蒙袁唐等人是也。此番功勞。田大人居首。田總兵讓讓不遑。次日安欽差到了。中丞親自迎接進城。當面恭維了許多諛詞。說道大人此番平寇。竭力從公。足見忠於王事。奏明聖上。指日高陞。轉眼入閣拜相。此安公

子道大人說那裡話。此次全憑諸將齊心降將獻計。學生何功之有。但是強寇為首者。只二人為從者不少。若聚賈之法。未免傷生。若一例赦免。又恐太懦。無所畏懼。此事還求大人高才。想一兩全之術。奏入方安。中丞道。顧老先生必有高見。客弟與大人請教。顧老翁商議。要了。再行入奏。何如。安公子連稱是。極中丞道。請公子暫住公館。早有首縣預備一切供應。公館房間甚大。褚陸郝周等十餘人。都在其中住。其餘將弁。如二歐袁唐等。在旅店內住。田總兵曾來請二歐等去同住。再三辭謝。也就由他。至於那些從賊中丞親自審問一次。擇出一半。勸諭了一番。命首縣派役押解回籍。交地方官管束。所剩之賊。要候旨意。方敢發落。這安衛二人擬旨入奏。且慢歸結。再說何小姐奉了婆婆之命。擇日由京動身。赴鄧莊探親。戚暗助丈夫行期已到。何小姐帶了僕婦使女。外有家人跟隨。臨行之日。小姐辭過公婆。與張太太夫婦。又叮囑了張姑娘許多話。安太太因何小姐此番去是幫助兒子。可以早日回來。所以並無分別。那些苦楚。諸人亦然。看他上轎而去。在路行程。不數日已到往平歌。寓所人望而知是太家人物。又說的是赴鄧莊去的姓安。早已知道就是安欽差大人的家眷。敢不小心伺候。那何小姐在店中上房住下。回想當年在此店中。與安龍媒初次相逢。彼時他正在難中。是我在路上聽了驢夫私語。才來指點於他。誰料他反疑心。不聽我話。竟自上路。誤入能仁寺中。險遭凶僧殺害。我那時單身往救。彈打凶僧。無意中遇着了張家妹子。替他做媒。聯成夫婦。不意後來我也嫁了他。如今他已官居宮保。奉命平寇。我此番身到鄧莊。務要想出一條妙計。暗中幫助他擒賊。早日成功。好告終養。回家盡孝。但是九師傅相待厚恩。與褚家大姊的好處。如何酬答。也只好囑龍媒。俾舉褚姊丈陞官。若能得一寶缺。迎接家眷上。任褚大姊姊去衙門中享福。他就可心滿意足。何小姐心中之事。不便向婢女們言語。其時有家人等商議。先專了一名快足。去鄧莊送信。好叫他備下房住處。省得臨時忙亂。於是專人前往。次日快足已到鄧莊。在莊門外。尋着莊丁。往裡通報。鄧九公聞言。忙出來問那快足。那人道。我是奉的安府上戴二爺之命。先來送信。說是安大人的夫人何小姐。要來寶莊。隨後就到。請這裡預備下房。大約明日下午准到。九公聞聽。何姑娘竟自來了。一喜。真是如護至寶。登時忙往裡跑。道。姑奶奶二姑娘。何家小姐。明日就到了。你們快通知舅太太與珍姑娘一聲。可惜來遲了兩天。夫婦見不着面。安家少大人。已赴營去了。褚大娘聽了這話。忙問是真的嗎。九公道。誰來騙你們。他專來通報的。現在外面。不信叫

他來當面問他。諸大娘子料非虛言。說不盡的快活。連即通知二姑娘舅太太珍姑娘。大家歡喜。盼望這一夜竟睡不着。不獨鄧府如此。連二歐的妻女。此時尚住鄧宅。聽他十三妹姑娘到來。他母女四人聞知。更比諸大娘子等尤其歡喜。到了次日。已刻果。然何小姐已到。鄧家父女。二姑娘與舅太太珍姑娘。一齊迎了出去。何小姐下了轎。有花鈴攙扶。往裡就走。早看見了眾人。何小姐先叫應九師傅。次及諸大姊姊姨奶奶。隨後叫應乾娘。珍姑娘是迎上了去。先叫應大奶奶請安。說不盡的一番親熱。入內歸坐。隨即有歐家母女上前。叩見。何小姐不認識。是諸大娘代述一切。說道。這是我乾女。乾親家母。何小姐細看歐家二女。生得俊俏穩重。兼有威風。一看就知是會武藝之人。那兩個女子細看何小姐。好似天上神仙。越看越令人起敬。二女遂跪下說道。久仰少夫人是女中聖賢。何幸今日得瞻閨範。如蒙不嫌。愚竊情願做一侍婢。朝夕伺候左右。何小姐忙拉他起來。說你二位是諸大姐姐的乾女。怎敢叫我以婢女待你。不如你二人拜我為師。大家傳授些武藝。倘日後用得着時。一同赴營。暗中助戰。你二人意下何如。海蟾水仙聽了此言。連忙叩謝。說道。奉師命。於是大家敘話。何小姐又請見兩個兄弟。抱了一抱。大開筵宴。接風。何小姐問起安公子幾時赴營。可有信來否。九公道。去不多日。聞說是山路已通。你們寄信來遲了一步。信留在此。此去一定平服山寇。不久即有好信。過了一二日。已有人來說。天目山全數蕩平。欽差押犯上省去了。當有郝家菱姑娘。與謝瓊花。說二歐之女。引進得見何小姐。何小姐亦收做門徒。問了些武藝。隨後何小姐取出彈弓。與四女每日操演。以作日後用處。彈弓准頭。惟有謝瓊花與何小姐一樣。水仙海蟾次之。菱姑又次之。刀法不差上下。這日正盼安公子省中來信。恰好果有差人帶了信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何小姐授徒習武

諸大娘憶舊談心

話說何小姐住在鄧莊。收水仙海蟾謝瓊花和菱姑四个女子作徒弟。無事之時。叫他們學些武藝。正盼望安公子來信。忽一日。鄧九公笑嘻嘻進來。拿着一封信。對何小姐道。省城來信。猜着姑奶奶你來了。叫你們娘兒三個先暫住在。我這裡。不必上省。等把自家處置了。再把那幾個和尚拿住。再訂期上省。不遲。說着。將信遞過。花鈴忙接來。奉與何小姐。何小姐看那信。是給鄧九公的。上面寫着道。

違侍

慈顏。又將一月想。

老伯大人杖履優游。林泉幽養。引磨。

商米。曷勝愉悅。姪自到營後。諸事得手。兼之朗山善於運籌。眾將亦皆用命。天目山之小醜。無復負隅。沂州府之群黎。自能安土。是役也有成。竹之在胸。所至勢如破竹。視除苗猶反掌。儼然感深格苗。非敢自誇。聊慰。

厯注耳。現擬善後各節。稍有章程。即當移師白象。省中公廨。未可久羈。祇代姪轉達。

舅母大人帶領小妾暫住寶莊。多為打擾。俟山寇就擒。凶僧盡獲。再訂回省之期。至賤內出京有日。諒必已然到府。亦可無須來營。如有藉助之處。速為寄信可也。匆匆具稟。不叙套言。敬請。

台安。統希。

慈鑒。

小姪安驥頓首。

何小姐看了笑道。好了。省得你家捨不得我走。二姑娘也笑道。姑奶奶昨日還說明日就動身。諸大娘道。那兒去作絆着腿兒呢。何小姐道。你倒別那麼說。我說走就走。我這把小驢兒帶來。一來叫他看看故鄉。二來萬一要用着他呢。謝瓊花說。師父這可放心住下罷。省得惦念着走開得我們。也不敢常來討教。我昨晚上一怕師傅走。占了一課。就知道且住些日子呢。水仙道。師傅你老人家既不走。可以放下心了。咱們趁着天尚不晚。何妨到教場看看秋景。帶着再練練。何小姐聽了。也高興。一手拉了謝瓊花。一手拉了水仙就走。後面諸大娘花鈴跟着。何小姐回頭對花鈴道。你把我弓箭與雌翎刀單鞭都帶上。花鈴道。我的老太太我可拿不了。何小姐道。我找個人替你拿着。二姑娘笑道。我替你拿罷。大家說說笑笑。不覺來到教場。那教場有五間大廳。坐北朝南。廳前有幾百步空闊。一望都是垂楊。就聽見有喧笑之聲。走近前一看。却是碧大娘碧二娘海蟾菱姑。還有舅太太了頭綠香。與謝標二妾。雙福雙壽。郝武的一妾馮換姐幾个人。在那裡舞刀弄槍作耍。見了何小姐來了。就要走散。何小姐叫住道。二位歐奶奶。二个姑娘。都是會家。何以你們也攪在這裡面。你們五个是幾時學的。且各舞一回看是如何。三人沒法。你推我讓。雙福只得先走上前。拔出

寶劍舞了一番。何小姐笑道：雖是力弱，也還虧你。次及綠香，提着劍，橫七豎八的亂砍。何小姐大笑道：這是那一家的手法？真是個劈柴勢。末後輪到雙壽，不慌不忙，挽起袖子，把腰繫緊，提起那劍，使了身法，藏過劍尖，全是往下一坐，猛聽得咄得一聲，那劍望着看的人心，已直刺將來，剛離得四五寸，忽地一縷風一般快，收轉去。只見劍光霍霍地，擺着，嗤嗤的作响。左三右四，前五後六，舞得如一團白雪，萬瓣梨花，沒點空兒。正舞得如此精熟，忽然已收露出了自己身子。婢婢按劍而立，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氣，鬢不亂髮，裙不動褶。何小姐驚訝道：這又奇了。你跟着誰學的？怎舞得如此精熟？雙壽只是笑不作聲。菱姑道：師傅你老人家有所不知。我環花姐姐劍法好的了不得，必是他教給他的。雙壽點頭道：是我們姑娘教給我的。我學了二年多。何小姐一回頭，看見小喜兒跑了來，點手叫他。那小喜兒笑嘻嘻的站着。何小姐道：你快告訴姨奶奶去，並請舅太太都來看比武的。小喜兒如飛的請去了。何小姐又命水仙、海蟾對舞了一回，說道：你二人的劍，與雙壽一般純熟，力量更足。然都還是旁門，不是正傳。我當教給你們，不換刀法。水仙等俱歡喜無限。何小姐正要着環花舞劍，舅太太已領了珍姑娘，又帶了遊賞之物，是銀劍兩副，綉花手帕四條，金戒指四個，珠花兩對，綉數段，金簪一枝。何小姐道：如今且分作三考較。先較力，次較射，再次較槍刀。勝者賞以金簪等物，負者罰以巨觥。說罷，到大廳西邊，見有兩個石欄，約有二三百觔一個，便先去提了一個來，放在中間。舅太太搖頭道：我的姑奶奶，這個太重，誰能有那樣力量？聽說你在悅來店搬那大石頭，四五個，男子都搬不動，這欄杆足有三百多斤重，還算換輕些的罷。何小姐遠見一塊大石頭，橫在一棵柳樹下去，提了來，說道：這却又輕了。些。舅太太道：這樣大石頭，也不算輕了。因命眾人去撥，大家看着，都不肯先上前。惟有郝武之妾馮換姐，年才十八，是莊農人家之女，却有些蠻力，高興的走上前，用力一提，正如蜻蜓搖石柱一般，休想動得分毫。郝菱姑在旁看着，在旁不好意思，忙攔他道：你太不自量，別快動了。那馮換姐定要提這石頭起來，掙得滿身臭汗，頸上紅筋根根扛起，到底不行。旁邊雙福、雙壽等都笑起來。那菱姑嚷道：你真不要命了。換姐沒趣，只得走開。雙福上前死力攪弄，也不能起。雙壽搬離了地，却不起來。郝菱姑過去換起衣襟，站好脚步，蹲身下去，用手攥住石角，掙將起來。那石便離地一尺多高，勉強掙了幾步，便就放下。何小姐道：這却虧他。謝環花上來，也不埋步，也不撩衣，兩手一撥，那石輕輕便離地有二尺，直撥得何小姐面前。然後

放下面不改色。何小姐大家稱贊道：「比郝姑娘力大得多了。」歐大姐姐力量不小，曾比過來。水仙於是走將上來，似瓊花一般，不去撥衣埋步，把手去輕輕一提，却提不動。因用兩手搭住石頭，掇將起來，離地才一尺多高，面就發紅，把手一鬆，走了三五步，氣已喘將起來。珍姑娘道：「這石欄本過於重了，還是拿這石頭罷。」諸大娘子慌道：「親家有仔細，還是一掇那塊石頭罷。」諸大娘說話時，碧大娘早把石欄提起，大家正要喝采。碧二娘早過去把那邊一個石欄也提起來，兩人一齊走了十數步，便放下了。何小姐一看，便過去把兩個石欄一手一個，兩手一齊提起，只嚇得大家一齊喊道：「快放下罷！」何小姐輕輕放下。二碧不勝佩服，齊說道：「看安太太如此嬌柔，却有這般神力！」何小姐謙遜了一番，因把兩對銀釧贈與二碧氏。二碧氏辭道：「我們兩人雖拿起石欄，却是一人一個，太太一人拿起兩個，我等若受賞，計愧多矣。再三不受。」何小姐只得給了水仙海蟾，另取一對銀釧，賞了瓊花，又給海蟾加上紅緞紅網，又賞菱姑一段紅網，換姐雙福各罰酒一觥，然後較射。何小姐叫花鈴取了兩對銀釧來，先取一隻銀釧，命菱姑折了兩枝菊花，做了一個大圈，中間用綠線懸着銀釧，掛在垂楊之上，離着百步。令眾人各射三箭，中銀釧者為最，中菊花圈者次之。三箭不中者受罰。謝瓊花先張弓搭箭，連發三天，俱中在銀釧之內。何小姐取一對珠花賞之。却菱姑三箭一箭穿入銀釧，兩箭穿入菊花圈內。水仙兩箭俱不到垛，一箭却從銀釧中鑽了過去。綠香三箭俱不到垛，換姐更是放野。雙壽兩箭穿過菊花圈，那一箭大末後未中。臨末綠香推花鈴叫他射。花鈴笑着搖頭，小喜兒替他遞過弓箭來。何小姐吩咐道：「你們何妨使我的弓箭射呢？」花鈴被大家催逼不過，只得上前，直伸左手，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滿月，箭發流星，一連三箭俱穿入銀釧中去了。碧氏等俱稱神箭。水仙菱姑俱暗喝采。碧二娘道：「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花鈴姑娘的箭可以赶上太太了。花鈴道：「我們太太的箭風雷射總過垛數十步，我只怕塔便止。」焉敢說赶上呢？於是大家不容分說，將垂楊上銀釧取下，並桌上一隻替花鈴勒於兩臂之上，又加上花紅一段，給却菱姑一個戒指，一方手帕。海蟾雙福水仙俱是手帕一條，換姐綠香俱是酒一觥。何小姐道：「箭射完了，咱們要比較刀槍了。無奈真刀真槍不是玩的，我想了一法，即叫換姐雙壽等分頭去我些柳木棍，或現砍下的大樹枝，削成槍桿，頭縛着菊花葉，蘸些香粉，先令水仙菱姑比較。兩人鬥了數十回合，菱姑面上心窩撲了一兩處粉痕。水仙乳旁也着了一點，是菱姑輸了。又叫海蟾上去與水仙姊

妹二人殺做一團。海蟾只肩膀上着了點淚痕。水仙乳旁心口摸了兩處粉痕。水仙輸了下去。雙壽上來戰了幾個回合。何小姐忙叫雙壽下來。海蟾跳出圈外。看雙壽時。已是滿胸粉點。何小姐笑道。你這槍法。決不是你們姑娘教的罷。怎麼一點家數沒有。也敢上場。瓊花道。他真是胆大。他幾時學這槍來。大家俱稱贊海蟾姊妹的槍法好。瓊花就接過雙壽使的那槍。破步而入。海蟾迎住。二人狠鬥起來。約有數十回合。海蟾漸漸要敗陣了。何小姐忙令水仙上前助戰。海蟾翻身轉來。姊妹兩個雙戰瓊花。瓊花不慌不忙。左挑右撲。二人應接不暇。又勉強支持了四五十合。水仙棄槍而走。海蟾仍復敗下陣去。看兩人身上。俱有三五處粉痕。瓊花身上。只有一半點。他似有如無。何小姐技癢。便拈過一枝槍來。搶步而入。瓊花不敢回前。只是搖頭。何小姐笑道。你只管來。如有不合。我好指撥你。人家都是這等學法。瓊花只得勉強上前。未免胆怯。舉槍來敵。何小姐虛截兩槍。瓊花撲過。還一槍來。何小姐把槍裏住。用力一繳。瓊花覺着手重。儘力一壓。却壓不下去。復往上挑。又挑不起來。截又截不進。收又收不轉。何小姐猛地一繳一收。只聽刮辣一聲。瓊花的槍近着。共處三五寸。已繳得粉碎。瓊花擲槍於地。拜服不已。何小姐笑道。這是槍桿不結實之故。原舊沒我在內。這槍法也算是第一。把金簪一枝。給了瓊花。瓊花推辭不受。道。敗軍之將。不受罰已為幸矣。何敢再受賞。何小姐道。你用諫讓了。說過我不在內。瓊花只得謝道。過收了。又將珠花給了海蟾。那水仙是戒子一个。手帕一方。菱姑是手帕一方。紅綢一段。雙喜罰酒一觥。那雙福換姐見此大敵。非同光戲。都不敢妄自上前。只得算完了事。何小姐道。俺們可以歇息罷了。褚大娘子道。我的乾女兒都得了彩。今晚上我替他們賀賀。並且替他們請師傅。今晚大家都到我屋中吃飯。於是眾人由教場回到褚大娘屋中。吃飯之時。何小姐就向謝瓊花等道。看你們武藝。皆有可觀。必須久練。久熟。現在皆有短練之處。各自精心用意。各把自己的毛病去了。方能全備。謝瓊花等。各皆歡喜。願意天天操演。遂各向各家母親說知。都住在鄧家莊。何小姐嫌教場遠。就在褚大娘子房後。有个大院子。在那裡掛鹿橋。立馬架。懸沙囊。裝前垛。每日操演。謝家的雙福雙壽。和家的換姐與花鈴綠香等。也跟着習學。練了半月。有餘。到教場大操。何小姐一槩細細指撥。各人的武藝。一日長似一日。連雙福等都有出長。花鈴已練出許多武藝。與綠香皆練出些力氣。看出些刀槍劍戟之法。何小姐又傳他二人運氣練力。更見功。雖不及水仙四人。也就比雙福強得多了。只因他二人心靈意誠。故

比長得快。何小姐每日除了教他們練武，就與褚大娘閒談。二姑娘孩子睡了，也來說笑。珍姑娘伏侍何小姐及其周到一日。何小姐笑向褚大娘道：「我想起送靈起身，總像不能再與你們見面了。想不到還能到這裡來，還有那起身的頭一天，你同張大妹說那硯台與彈弓的話，說得那們閃爍，似露不露的。到後來我一想，那話裡有話，藏着啞謎，誰又想到你們定下計，怪不得你們說着話對瞧着笑呢。」褚大娘子笑道：「我送你那一天，寔不忍別離，正說着二姑娘來了，就接聲道：『我的姑奶奶，你那裡知道我那妹子。』他頭一次來，雖住了不幾天，就像好幾年。自從他走了，我就想起他們老爺兩進京，我又不能去，好容易盼着他來了，正說着，就聽見外頭有人來，那送信的就到了，把我樂的不知怎樣才好。何小姐笑道：『這一次我住的日子不少了，你們可在一堆說够了罷。』二姑娘道：『我總想着我們永遠在一堆才好呢。』何小姐笑着搖頭道：『那不能。珍姑娘道：『真個的，我這一回是來了三次了。這一次又有半個多月了。省裡也該來信了。』京裡也該來信。褚大娘笑向二姑娘道：『你聽他才住了半個月，就盼着來信要走了。他還肯永遠與你在一堆住着麼？』珍姑娘道：『我倒不是想着走，我是想着該來信。』褚大娘道：『他們決沒在省裡，必然在白象廟呢。』何小姐道：『這一回要是平了白象廟，拿住了那幾個和尚，一哥必然可以保陞到總兵。褚大姐姐就是二品夫人了。俗們還惹得起人家嗎？』褚大娘子道：『你快別提了。我在京裡住着，看見你們補褂朝珠的，都是官太太氣度。我心裡羨慕了。如今托我們老王的福，我已經是恭人了。再能够二品夫人更好了。真是沒想到，原先不過是你們府上個下人，後來蒙乾娘抬愛，認了乾親，這就是有我們老爺子在裡頭，已經過分了。後來的榮耀，皆出在你們所賜。令人感激不盡。』何小姐道：『說起來，那令人想不到的事多着呢。我在青雲山住的時候，這一天因乏用，才出來走走，就沒想到上悅來店，遇着我們這位老爺，看着又好笑，又可氣，又沒想到迷了驢夫，遇着和尚，及至救了他，再沒想到地窖子裡還藏着個張大妹妹。後來柳林話別，斷想不到不多幾月，就都見面了。以為今生斷不能見了。我母親死後，我要報仇去，連你們爺兒們，我都想着不能見面。何況別人。至於我的奶母了，壞尤甚，想不到還能見面。想起來，收拾積的，那一天你進山來看我的光景，把東西都散，今于于淨淨，是何等決斷。褚大娘子不等說完，就接口道：『得了，別說了。你問不得我，聽見你那光景，我心裡真難過。』先我還指拾你回來，後來聽見二老爺一說，你報得了仇，報不了仇，都不回來了。我越想越有理。二老爺要是晚來三天，

咱們這時候你東我西不定見得着見不着了。何小姐道：將要答言。只見鄧九公拿着信進來，細着眉說道：「大人打發却金剛才了。有緊急之事。大家吃了一驚，不知信中何事。這等緊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第二十八回

起大軍武威仍奮武

折疑獄冤案又明冤

話說何小姐與褚大娘正在話舊談心。鄧九公進來，拿着安大人的信，說有緊急之事。原來安大人自平了天目山，回省辦理善後各事已畢，就打算起兵往白象嶺擒拿伍良霄。俟白象嶺肅清，再說。於是與田總兵商量好了。命褚一官作先鋒，帶着謝標、韓忠、唐振聲、袁聲萬先行開路。中軍是安大人帶兵，參謀是孫靜峰、軍師顧朗山。四大將是歐鵬、馮小江、陸葆安、周得勝。外有巡哨打探將官是和武，又派歐鶴、歐鵬帶領許奮將和齊明侯家為後營。田大人帶公子領鮑國恩、畢歸元、朱善保、朱三、徐三、石大辦理糧台，專管糧餉。共帶兵三千。其餘參遊都守千把各武職俱守地面，並未派差。安大人是看這些武官無真寔武藝，不過搪塞差使而已。故未調遣。且說褚一官得了將令，忙帶了四將與兵丁五百先期起身。安大人也隨後浩浩而行。一路旌旗齊整，過了譚城，來到龍山鎮。離寧邱縣不遠，就見道旁有三十餘人聯遞呈聲冤。安大人叫陸葆安接過呈子一看，是章邱縣所管的于家莊于富仁，誣節謀產，縣官受賄等情。忙即吩咐將遞呈子大眾帶到龍山鎮公館聽候審訊。不多時，大人駕到公館。此時知縣已然在公館伺候，立刻傳見知縣，問了一遍。又帶上遞公呈眾人，詳細審問一番。即傳諭下來：「今晚九往龍山鎮，命知縣連夜將原被告人証傳齊。次日清晨聽審。事畢遠要起馬。」原來于家莊有于富仁，是個大財主，為人心術不端。他母親黃氏，他妻牛氏，也非良善之輩。只因黃氏在同村財主劉家赴席，與知縣趙振湘的太太同席。因而送禮就漸親近。這一日于富仁與他母親商議道：「趁着知縣與舊家來往甚近，舊家有件事可辦得。他母親黃氏道：『咱家有什麼事可辦？』于富仁道：『二婦子年輕不肯嫁人，偏要守那兩三歲孩子。情願將家私叫人誑騙，跟瞎眼的二十多條牛，十幾頃地，定要收光而後已。去年秦家窪的秦思美，聽見二婦子定要娶他，想了多少主意。央人來說媒，他總不依。秦思美至今還是丟不下。同我商量過幾次，他說：『你想出法子來，叫你婦子嫁小我。』他名下應有的家私房糧地土，全是你的一點兒也不要。我應了他，總想不出個主意來。黃氏尚未開口，他妻牛氏笑道：『事情到這容易，須得如此如此。』這般去辦，照會秦思美，休教別人知道，必須辦